

鶴林玉露卷之一

德宗皇帝

廬陵羅大經景綸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競臨深
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
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
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
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凡
凡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
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
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



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
籍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裨闔善傾覆者則謂之
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
震懼殞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乾坤
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
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
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
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羞管弄晴菱歌泛夜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
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
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
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
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
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
悵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
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
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
竟忘煙柳汴宮愁

落英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美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慊為足以特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拙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

注疏

不與言者家人
子之性也
或作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持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為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言定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榻詩

杜陵病榻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

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曩不自畏言。少不更事
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危
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
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
籍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
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
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
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
氣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

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
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柙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
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
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識
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
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
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象。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
視其君子之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
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
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
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

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救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為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為花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蘧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信節不為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止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

能道者且知伯王之賢而又知伯王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為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王之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為難知賢非難用賢為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看句，先自多愁多感慨。

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任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嬾。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潭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

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
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呼入青楓煙。壯士
未握邊頭槊。旌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
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嘔。蓋
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
之亦能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
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美食之則熏然頰赤
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
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

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
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
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
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
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
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
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
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
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入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

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煮簣食螾蜺，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

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菹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醫音醅。七菹，韭菁茆葵芹落筍。六獸，麋鹿能麇野豕兔。六禽，鴈鶉鷄鳩鴝。五藥，艸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來看必是高了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碁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碁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箚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

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為文，地以山川艸木為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

雖精妙絢爛，總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及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替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

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三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三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自皆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溢道乃群臣所

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王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各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鑿興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大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鑿興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

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

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問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與安得廣厦千步問盡天下寒士皆擁覆同春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
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
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
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
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
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
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

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
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
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
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
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損善人君子化
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
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
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
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驤
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
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
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
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
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
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
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
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
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
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
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
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

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然猜須記上坡持素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

牙以為經凡五等陸朝歷數而上也而穗州為尊錦標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稔章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標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鑄犀為軸瑀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絲囊標首純紅而繪如瑀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為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

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者尊不敢適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鍮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

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存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

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庇民病衆皆唯。余從容
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
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癢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
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
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
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
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
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黜之既畢上章自劾
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
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
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係風教不可

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畧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
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
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
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椽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
中出職狀一紙畀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
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
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
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
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
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
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

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係却大。
蟹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鰕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胥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

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

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
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
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
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
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
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
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合體
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
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
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
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
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迄今不免責

○ 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
廟柱下見一虎躡鼻息斃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
已而入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
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
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
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

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恠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恠。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斷輪。真能一筆掃千軍。花月無虛日。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

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折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重

利名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恠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其恠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此事馮此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中之。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咤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

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
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
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
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
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
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
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鳴
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
轉恢竒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

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
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
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
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
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
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
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幙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
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高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

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史。言事出於清直。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

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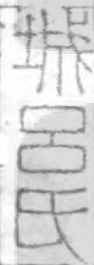
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二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叅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彥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採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攫採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採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噉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既淪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

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

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
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
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
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
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
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
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
公負此心歲：蕃首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
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
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淞鄧通皆得自鑄
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府似視
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稍輕

○ 觀山水

趙李仁謂余曰其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
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
能但身到處放過耳李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
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
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

且書要聞見山水
也攬只是人宜
識且天下那有
人

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
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
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
樂山固自可見如予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秦
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
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
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
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
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傳雲浴

三筍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
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蟋蟀強知時蚺蜥與聞計
蛭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辟或
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鳩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
老農諺影響捷於思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接
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
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來自下二
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

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萬機難
以一日而曠位。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
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
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
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
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
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
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
肅宗即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
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

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
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
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
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
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
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
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
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
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
出於臣庶之誦。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
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

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
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
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
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
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
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係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
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
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
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做得如此好亦知其高不可尚也至於詩則山谷倡
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
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
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
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
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
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
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
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

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餉字重九詩不敢用餽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乎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驪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倭發背願隱於齊有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滲其心間而無事辨辨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此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多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

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琯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

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
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
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
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
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隋廢放之意而汲於此快
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
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
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
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入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
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

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及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

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頭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

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彈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

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止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爲究

數窮於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

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掃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

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

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而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洵僕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於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

可放心放月
一移

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三

